



荷塘明月

最后的安排

古丽蓉

和史蒂夫一块儿工作一年多，陆陆续续在交谈中知道了这个纽约人许多有趣的事儿，他对亚洲女孩的迷恋，对乘坐飞机的恐惧心理，对艺术的热爱，对衣饰的讲究等等，但多少年后回头想起他，印象最深的却是关于他母亲的一件事。

史蒂夫的父亲早已过世，他和弟弟都离开了纽约去外地工作，所以在纽约的母亲自己独立生活。尽管这在美国不是一个特别的状况，我还是微言了两句，他就说他的母亲很独立，一切都很好。

直到有一天项目正吃紧时，他告诉我们他必须回纽约一趟，参加他母亲的葬礼。我当时大吃一惊，知道他前几个周末回去探望过，还说问题不大，没想到一转眼那边一切已经结束。我们就说你去准备，忙你母亲的后事吧，他的回答让我百感交集，一时间陷入莫名的静默。他说他的母亲临走前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事宜，

包括葬礼的花费。

“我的母亲是个非常独立自主的人，一辈子骄傲自豪，事事妥善处理安排，甚至包括自己的所有后事。”史蒂夫说这话的时候，有点儿自嘲似的轻轻摇了摇头，脸上却是一种赞许和敬爱的表情。

因为生命的离去，我说了并且深刻记住了这个既平凡又特别的女人，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想起她，想象着她镇静的一丝不苟的作风，她淡然处事的从容神态。

在美国生活时间长了，也不免见过一些生离死别的场面。我想应该是文化习俗不同的原因，美国人在告别仪式上，少有哀嚎，更多的是回忆逝者的快乐的时光，大家在带泪的笑声里，庆祝和欢送生命。

当克里检查出得了直肠癌时，离著名电视主持人 Katie Couric 的先生得同样疾病去世没有太久。大家已经在全国的平

台上通过她的广泛呼吁知道了这种癌症致命的残酷，医学治疗的有限成功率，所以当我们将知道克里健康的坏消息时，都由衷地感到无法释怀的担忧。

克里再次证明他是一个顽强的斗士。这次，他不再是创建我们的公司，不再是在商界作战，这次，他活出一个面对几乎必然败于其下的癌症怎样保持高贵、怎样优雅谢世的风度。

得知病情半年后，他邀请我们参加他为自己和双胞胎弟弟举办的庆祝双五十的 100 岁生日晚会，这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一场生日晚会。

克里 50 岁的生日晚会是在一个典雅的乡村俱乐部举行的。室内各大屏幕上播放着他从幼儿到少年，从青春到中年一路阳光灿烂的照片。看着他 与百位亲朋好友聚会一堂，看着他明知自己离死神比我们更近，却依然掩住无奈、平静地微笑着，向我们、向这个他深爱眷恋的世界，在庆祝的同



克里和弟弟的“双五十”100岁生日会

时告别，这是一种很触动人心的经历，让人感受到一种思想的升华，一种对他、对生命、对最后离别方式的新认识。

想起才过世的李敖。今年83岁的李敖在医院查出了脑瘤，卧病在床，自感时日无多后，开始安排后事。据说他写了一封信，希望将家人，友人和仇人都叫到一起，来一次临终告别。

“或许我们之前有很多残酷的斗争，但或许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；我希望通过这次会面，能让我们都不留遗憾。不留遗憾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，也是我对你的期盼。”

是否世人真是在死亡面前相逢一笑泯恩仇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斯人已去，我估计李敖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最后见到所有期盼的人。而且，也并不是所有的遗憾，都会随风飘散。

李开复任职苹果公司，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，之后转战Google，然后被一场疾病停住脚步。他写了一本书《向死而生：我修的死亡学分》，写他劫后重生的心路历程，说到不忘初心，心怀感恩，随缘随喜的新的生命领悟。

德国哲学家马丁·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名著《存在与时间》里提出，人无法避免死亡。人从一出生就在走向死的边缘，我们过的每一年、每一天、每一小时，甚至每一分钟，都是走向死的过程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人的存在就是向死的过程。而人生的答案，就是倒计时法：向死而生。

实际上不必遇过劫、撞过死神，才开始进行最后的安排。我们原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，计划着结局。

曾经的美丽

古丽蓉

其实走出的每一步
都是远离过去
其实说出的许多话
都是寻求叛逆
春风化雨时
万千生灵滋润着成长
萧瑟秋风后
注定全部无语凋零
只有冰凉惨白的死亡
在曾经的花园傲然屹立

我来过这里
我荡然无存但爱过梦一样的美丽

其实经过的每一处
都是无法回去
其实忘却的许多事
都是深埋心里
夏天蝉鸣处
满目葱郁宣示着生命
白雪皑皑下
世界更多肃穆安静
看那超凡永恒的死亡
在曾经的家园冉冉升起

我来过这里
我悄然离去但有过梦一样的美丽

千年万年再没有当年
而不朽的世界依然神奇

我来过这里
我满怀爱恋还唱过梦一样的美丽